

诗路放歌

方城行记

❖ 赵立功

方城

方城是一座四四方方,可以随时折叠起来塞进旅行口袋,带走的城吗

七峰山写意

山高人为峰,还是山高庙为峰,正确的答案藏在审美的心间

七峰之秀宛然楚长城把根扎在两千五百年的时间里

黄石论砚

桐柏与大别在这里离得最近,是走到咫尺间而永未能握上手的人间朋友

一队与石头拼智慧的人零星而来躬身把眼光巡视脚下

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待一场手与石头的对话有了结果

普严寺

普严寺藏在犬乘的山坳里它的三面已无去路傍晚,夕阳落进了寺外的寒林

我与改革开放40年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,我出生在北方的一个小山村。

听母亲讲,我是在土炕上分娩的。那年月太冷了,呵口气几乎就要凝成冰碴子。

我出生的土坯房,还是父亲从祖上继承下来的,由石头做基,泥巴打墙,青瓦苫顶。

鼠虫交叠,更令人抓狂。老鼠不是咬了被角,就是糟蹋了粮食。

这座楼房里,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独立空间。我在里面风雨无忧,读书,写字,睡觉,安逸得多了。



家住太行(国画) 邢玉强

金庸小说,有两句纲领性的、灵魂的话。一句叫作: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

但是只有这两个字,还不是最一流的文学。金庸小说的第二句话,叫作:怜我世人,忧患实多。

可以说,“家国”奠定了金庸小说的底色,“悲悯”决定了金庸小说的高度。

金庸的书,常常怜世人。而且越到后期越是这样,无人不冤,有情皆苦。

他怜那些底层弱者,乱世中毫无尊严,命贱如草,被屠杀如猪狗。

因为“怜我世人”,所以金庸小说骨子里厌恶征服,反感侵略战

1980年,春雷滚滚,春潮涌动。焦灼的父亲一蹶脚奔了南方,做些小买卖谋生计。

晚上,我隐隐听到父母在唠话,说的是修房的事。

1986年,在村西的一块空地上,我家终于修起了一幢砖混结构的两层楼房,当时轰动全村。

这楼房,上下六间,高大轩敞,采光良好,墙壁粉白,地面光洁。

这座楼房里,有了属于我自己的独立空间。我在里面风雨无忧,读书,写字,睡觉,安逸得多了。

走进安居新时代

❖ 陈重阳

后来,我进城求学7年。这七年间,改革开放的春风劲疾,遍吹大江南北。

2000年以后,我在县城参加了工作,面临着成家立业的大事。安居才能乐业,总在城乡之间奔波,也不是个事。

就这样,我的第三个家安在了城市。这是一座多层的电梯房,三居室100多平方米,足以住下三代人。

2008年,我家终于迁入城市的新居。新居里面,吊顶的几何造型简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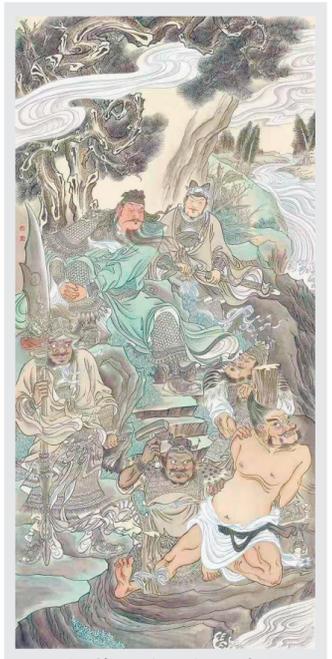
别致,漆饰墙面光可鉴人,红木家具古朴庄重,水晶吊灯流光溢彩,大尺寸液晶电视角广阔……置身其中,恍若梦境。

以水润城,以绿荫城。近年来,我所在的小城生态环境也越来越优。

在小城舒适地栖居。每天工作之余,可以出去休闲散步。几百米之外,是新修的湿地公园。

每年的一个流落山野的放羊娃,如今能生活在旖旎的城市,有属于自己的一个温馨之巢。

芸芸众生幸福安居的生活图景,是大时代给我们描绘出来的。理应感谢昌明的大时代,感谢改革开放40年,让我们拥有如此的福祉!



关羽擒将图(国画) 王伟倩

人与自然

墙上蜗牛

❖ 王留强

雨后,偶然发现院墙上爬着一只蜗牛,它像一只灰色的纽扣紧紧吸附在白色的墙壁上。

一只渺小的生物,没有强壮的体形,却名列牛,是因其形状盘旋如蜗(蝸),有角如牛。

我盯着这只蜗牛,当时就惊叹它的耐力。以后,再以后,我路过那道墙时,仍然看到它在墙上静静地伏着。

小时候,看蜗牛无腿无脚,不知道它是怎样爬行的,后来上了中学才知道,每个生物和动物都有它们独特的生存方式。

我驻足盯了它许久。小小蜗牛,没有尖爪利趾,要爬上近两米高的区域,该需要多少时日,花费多少工夫啊!

蜗牛是坚韧的,它不声不响,不躁不愠,它“背着重重的壳”,在太阳还未升起时就打点行装出发。

蜗牛是执着的,它丝毫不理会身边那叽叽喳喳指责、光唱高调的黄鹂鸟。

面对墙面上的这只小生灵,我羞愧难当。

文化漫笔

金庸的悲悯

❖ 六神磊磊

刘正风、曲洋、梅庄四友……这些人对现实心灰意冷,看不到出路,想选择逃避。

事实上,谄熟世事如金庸,当然会知道江湖无乐土,归隐不是出路,天下无处可避秦秦。

他怜的世人,还包括那些扭曲了的灵魂,就算再可痛可恨,也总是怜悯可叹。

有的被复仇扭曲了的,比如林平之;有被爱情扭曲了的,比如游坦之、阿紫、何红药;有被权力扭曲了的,比如任我行、东方不

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启事

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40年前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。

为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,从即日起至年底,郑州日报与河南省散文学会联合举办“我与改革开放40年”征文活动。

作家朋友和广大读者,通过切身经历,以生动感人的故事、深刻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怀,反映这40年来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。

征文要求必须是原创作品,散文、随笔、特写均可,字数控制在2000字以内,诗歌控制在50行以内。

连载

借命而生



报废车床上相对完整的卡盘进行比对;两种车床的卡盘不是一个制式,于是需要再进一步加工。

这小半天里,杜湘东还在观察俩犯人的表现。他们配合默契,姚斌彬负责拿主意,指到哪儿许文革就拆哪儿。

“以前没用过这种机床,但它结构不复杂,而且机器的道理都是通着的……”

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,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,然后又告诉姚斌彬,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。

步远立了个正:“我们也会保养机器。”

杜湘东不禁再次打量许文革。一直以来,这人给他的印象就是硬、傲,好像跟身边的一切都较着劲。

许文革的脸仍是僵硬的,对刚才的建议予以说明:“上一遍油,就没那么容易坏了。”

许文革的嗓音还是极其冷硬的,那意思很清楚,他压根儿不想领别人的情。

杜湘东便顺势把姚斌彬和许文革修机器的事儿汇报了,又说他们主动提出要给设备作养护。

败、洪教主。

金庸拒绝让他们做天生妖魔鬼,更多的是一个有扭曲的原因、有反思的价值、有滑落的轨迹的个体。

他当然也惩罚、也审判。但他的惩罚往往是带着安魂曲的,他的审判往往是带着慨叹的。

金庸写两性关系,那么保守,只会“心中一荡”,但他不嘲弄爱情。他嘲弄杨莲亭,嘲弄东方不败,却也不曾嘲弄他们的爱情。

眼下他挥手走了,辞别了凡间的光明顶,去了天界的坐忘峰。收走了那囊的眼泪,消散了华山的烟云。

你不再“心中一荡”,谁来怜我世人?

他抬头对杜湘东说:“主轴上的三爪卡盘掉了。”

姚斌彬一脚:“谁让你离岗的。”姚斌彬仿佛这才想起自己是个犯人而非工人。

姚斌彬说:“咱们的车床都没按时保养,机油一亏,主轴就会磨损卡盘。”

他说话时,眼睛又亮了起来,但那就不是泪光了,而是某种兴奋的光泽。

老吴却又说起了风凉话:“坏得好,资本主义的尾巴翘不起来了。”

月发补助的时候,他可没少为了块儿八毛的数目去跟管理科扯皮。但再一想,当着犯人说这些也不太合适。

姚斌彬说:“咱们的车床都没按时保养,机油一亏,主轴就会磨损卡盘。”

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,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,然后又告诉姚斌彬,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。

杜湘东明白他的意思,便向许文革招了招手,然后又告诉姚斌彬,角落里还堆着两台报废车床。